

• 华人黑手党内幕纪实 •

死亡金三角

金三角是世界最大的贩毒集散地
三合帮比西西里的黑手党更可怕



SIWANG

【美】弗兰克·罗伯特
何晓琪、倪克勤译

JINSANJIAO

971180

死亡金三角

—— 华人黑手党内幕纪实

【美】弗兰克·罗伯特

何晓琪 倪克勤译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死亡金三角

——华人黑手党纪实

〔美〕弗兰克·罗伯特著 何晓琪·倪克勤译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

成都希望书店发行

成都七二三四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字数150千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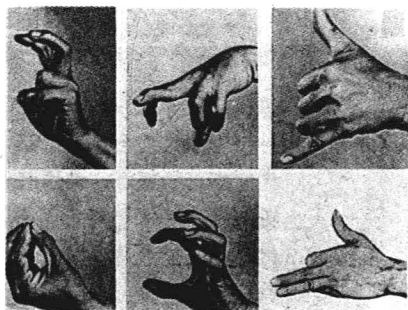
定价3.00元

书号ISBN 7—80071—004—1/D·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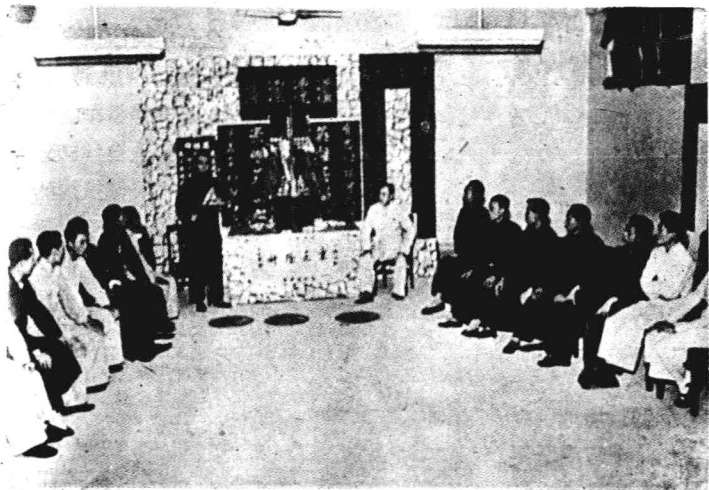


这是中国国民党“解放军”的司令段诗文将军。段是李弥将军的接班人。这支部队自1950年以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频繁活动于泰缅边境，是控制金三角地区毒品走私的主要军事力量。

缅甸边境地区金三角的一个盛产罂粟的村庄，这是1977年拍摄的该村庄即将收获的罂粟在田里的生长情况。



左图是三合帮首领使用的各种表明身份的手势，打手势时全用左手。右上角手势的意思是“龙头凤尾”，表示此人是三合帮支部的领导人。



这是三合会入会仪式的座次排列和需用各种行头。



这是三合帮领导人出席帮会组织内重大典礼时穿的礼服。



这是1976年在香港举行的三合帮一个组织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临时拼凑的祭坛，碗里装着人血和酒，这位年轻的三合帮新成员将喝下这碗血酒，以表示对三合帮组织的效忠。



这位吸烟者是外号“拐子”或“大亨先生”吴希河。他是同黑手党有联系的远东毒品大王。“有一张微笑的脸和一双冷酷的眼睛。”他已被判处30年徒刑。



这是三合帮的一位香火师傅。他是帮会中的第二号人物，主管仪式典礼。



这是吴希河的发妻和生意上的搭档陈月英。“她的生育能力低，但对钻石颇有鉴赏力。”



这是两个三合帮会员在行握手礼，通过这种奇特的握手方式双方便能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



与西方人注射海洛因的方式不一样，「追龙」是远东人吸海洛因的常见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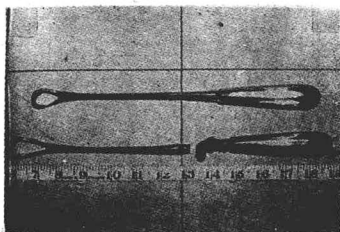


一个金三角地区的小孩正在看他爷爷点燃晚上的第一袋鸦片。这个小孩学抽鸦片的日子还会有多久呢？

这位傣族姑娘正在泰
緬边境附近的金三角地区的
罂粟地里从罂粟荚中提取鸦
片。这是通往获得巨大财富
的犯罪之路的第一步。



(左图) 这些医疗器械
的手把中藏有鸦片。



这是一群香港的海洛因瘾君子，他们个个面黄肌瘦，如
死人一般。



一支由段将军的部队
护送的鸦片商队沿着崎岖
的山路把鸦片从缅甸运到
泰国境内的海洛因精炼
厂。



这是在一间卧室里发现的
香港“手提箱式”海洛因实验
室。只需要鸦片和吗啡碱即可
制造出海洛因。



在阿姆斯特丹一家赌场发
生的枪战中，有两名华人被打
死，三人受伤。担架上抬着的
是其中一个华人的尸体。



这位远离家乡的
华人海洛因交通员在
荷兰的阿尔斯卢特附
近被人用枪打死，年
仅十八岁。



王梅和她的情人李马，王梅
毕业于英国最有声望的女子学
校，李马是伦敦海洛因贩毒集团
的头目，他们在一起贩毒，案件败
露后被英国警方逮捕，被判刑
14年。

右图是三合帮的克
星、高级警司「特迪」吴
太明。吴是香港警察总部
三合会调查局的负责人，
手下有23名专家。





香港警察总署毒品调查局负责人杰克·约翰斯顿警长（左）和阿姆斯特丹警察局长格拉德尔·托勒纳尔在阿姆斯特丹唐人街的海洛因交易中心。



警察用粉笔圈住一具华人青年的尸体。他是旧金山唐人街残杀中被枪杀的30多名青年之一。这些青年人是反对三合帮的青年组织的成员（全都随身带有武器），有的年轻人年龄只有12或13岁。

这是柯苏望中将，「一个在心中有爱国的人」。他创建的14-K集团是三合帮中最令人恐惧和最残酷的帮派。



目 录

图片、说明	(1)
第 一 章 死亡幽谷	(1)
第 二 章 金与血的三角	(20)
第 三 章 阿姆斯特丹的妓女和海洛因	(44)
第 四 章 唐人街的残杀	(65)
第 五 章 可怕的三合帮	(91)
第 六 章 “拐子”的沉浮	(116)
第 七 章 叫我特迪	(136)
第 八 章 杰克警长	(154)
第 九 章 三合帮组织内幕	(175)
第 十 章 英勇与勇士	(193)
第十一章 天、地与顽石	(203)
新 书 讯	(219)

第一章

死亡幽谷^①

1976年2月1日下午3点，汪凯登上开往伦敦的火车，这是他每星期一例行的旅行。汪凯55岁，是艾塞克斯巴士尔顿中国餐馆的老板之一。他举止文静，衣食节俭，但却癖好麻将。麻将不只是一种赌博游戏，而且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地位。汪每星期一都要到索霍区格拉德街10号的一间肮脏的地下室去打麻将（即使有最紧要的商务也不允许打乱他的时间表）。索霍区餐馆林立，有上等的饭店和卖大陆食品的商店，它们与色情电影院、脱衣夜总会以及门铃上贴着“苏珊、三楼、请按铃”字样的破烂门面摩肩接踵挤在一起。

这是汪最后一次玩麻将牌。因为在第二天凌晨他将被缓慢而残酷地处死，杀手要在弄死他之前逼迫他讲出有关两个月前在荷兰发生的一次暗杀事件的真相，而那次谋杀至今未

①此语出自《圣经》。译者注。

引起一向警惕性很高的荷兰警方的重视，并且汪凯对此也许真的一无所知。开始时，苏格兰场的侦探——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侦探——把汪凯被杀事件看成是英国华人移民区的一次家庭纠纷，而他们对这些华人“家庭”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微。

汪凯案件发生时，苏格兰场的侦破人员并未充分认识到他们是在同一个世界上最可怕和最邪恶的“家庭”——中国的三合会——打交道。三合会曾经是一个庞大的爱国组织，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而现在却衍生出一个犯罪集团。

原始意义上的三合会至今依然存在，在香港和每一个稍具规模的海外华人居住区都有三合会组织，换句话说，它无处不在，只不过已支离破碎，不再象昔日那样统一和庞大。这些三合会组织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奉公守法辛勤劳动的公民。而真正从事犯罪活动的三合会成员只占少数，大约有1500多人（仅香港就有500），他们主要从事毒品走私，敲诈勒索，聚众赌博、逼良为娼和绑架暗杀。

时至今日，三合会搞的谋杀案在较大的华人居住区十分普通，已成家常便饭。自1969年以来，仅旧金山的唐人街被报道和调查的谋杀案就有30起，而且警方相信每一宗引起他们注意的案件都至少有10人丧生。在香港、新加坡、曼谷和其他三合会活动猖獗的地方这类案件的比例肯定更高。旧金山长期以来被称为所谓的“党战”之家。在汉语中，“党”读作dang，译作英语意为“组织”，不论叫法怎样，这个名称今天专指三合帮。

三合会（象黑手党一样）最先是作为爱国的政治组织而

成立的，它与现在从事犯罪活动的数千帮众有本质的区别。原始的三合会仍然存在于各个较大的华人居住区里。今天，在三合会与黑手党之间不可能作出恰当的比较，它与西方的共济会更不可相提并论，尽管中国的三合会与共济会使用的手势、暗语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在本书中，三合会或会党用来指原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组织，而那些从事犯罪活动的团伙则被称之为三合帮）。

当原始的三合会在17世纪成立时其中也不无犯罪分子（当时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劫富济贫”，这就为敲诈勒索提供了借口）。不过今天的三合帮同黑手党之间并无明显的勾结。即使是在旧金山这样的三合帮与黑手党并存的地区，虽然双方的利益可能出现交叉现象，尤其是在海洛因走私方面，但他们都很少有跨过作为分隔他们的屏障的无人区域或真空地带。当然，这些无人区由双方派人互相监督。旧金山的中国人主要居住在他们自己拥挤的区域里，这些区域有时被叫做“金窝”。但是据悉三合帮一直向在东京、旧金山、纽约和阿姆斯特丹的黑手党代理商出售海洛因。

就黑手党本身而言，他们从未作过强行打入香港的尝试，虽然香港在远东的海洛因转运到欧洲之前是通往美国的主要中转站。居住在泰国、老挝和缅甸交界处即金三角地带的苗族、傈僳族、瑶族和其他山地民族种植的鸦片在香港加工成成品，然后运往美国。三合帮与黑手党有过一次合作。一个主要控制香港毒品生意的三合帮高级成员（人称“拐子”，他因背信弃义，遭到同伙的毒打，详情见第六章）同黑手党保持了一年的伙伴关系，而且从中捞了不少钱，因为他向黑手党在东京的代理商提供海洛因。可是，当

这位野心勃勃的中国人为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要求同西西里黑手党的高级官员会谈时，他受到了难堪的冷遇，如果说不是受到威胁的话。

旧金山的人用“党战”这个术语来指6个主要的三合帮团伙之间的血腥残杀。这些帮派统治着唐人街的5万人口——他们的肺结核发病率在美国最高，人口密度仅次于纽约的一些移民区。这种你死我活的争斗确有发生，这已为荷兰的三合帮内部争斗所佐证。不过旧金山的许多杀人事件起源于年轻人的暴力反叛，其中许多人是大学生，他们反对年长者对犯罪行为的垄断地位。为了获取权力，这些年轻人开始自己去干敲诈与谋杀的勾当，而矛头几乎总是对准那些剥削过这些中国青年的三合帮成员。

大部分杀人案都是洪姓党叫做“华青”的青年支部干的。洪姓党成员个个身强体壮，是旧金山三合帮中最争强好斗的宗源。知情人都知道，旧金山的警察部队中有不少人已被三合帮的贿赂收买。结果必然是证据经常被忽略，有时却又被杜撰出来。为了把一个来自澳门的22岁的青年冯乔关进监狱，警方杜撰出“阴谋暗杀”的证据，于是冯乔被送进了加利福尼亚州特莱西监狱。冯一直是“华青”的成员（该组织的一些成员只有11至12岁），因反感洪姓党对青年的剥削退出了组织。一位旧金山的刑警人员说：“华青做的唯一好事（如果可以叫做好事的话）是这些充当杀手的娃娃年纪太小，以致不能把握手枪的后座力，结果无法击中。”

冯反抗成人帮派，另行组织了一个反三合帮的青年组织，名称叫做“鸿运”。这个青年组织在1971年10月1日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向三合帮宣战。与冯志同道合而且一起负责

的朋友叫梁雷梦，他第二天在街上被人开枪打倒。当时他并未立刻死去，还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几步，袭击他的杀手又朝他开了几枪，终于结束了他的生命。冯最近对一位到监狱里看望他的人说：“当我朋友死去时，我真的把自己的心思放到反对三合帮的运动中去了。”

那时，这位年轻的冯在那些为了牟取暴利而统治着唐人街的冷酷无情的人的心中极不受欢迎。他代表了对三合帮统治集团的公开威胁，在他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之前，他已5次被捕，而逮捕他的“证据”或者是夸大其辞，或者是纯属捏造。1972年2月，他被指控犯有暴力强奸罪，可是却没有受害人的名字。3月他又因谋杀哈里·克旺有牵连被捕。尽管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可是警察却找出证明冯在杀人现场的证人。几周之后冯再次被指控谋杀吴“教授”，起诉书把他描绘成来自香港的暴徒。可是，在那位“教授”被杀时，冯正因为参与克旺谋杀案而被拘留，还押候审。

1972年9月，冯乔在青年服务组织的一位名叫莱夫特·戈登的职员和《旧金山新闻》的一名记者陪同下去见市长，同他讨论唐人街的黑社会问题，市长有事外出，他们没有找着。当晚冯乔再次被捕入狱，这是他在不到一年时间中的第五次被捕，同他一起被抓的有16名青年，罪名是阴谋绑架人质。据冯说，警察声称他们在出事建筑物外面认出了这个年轻人的汽车。但冯根本就没有汽车，于是所有17名青年被宣布无罪。

然而警察最终还是将他逮捕了，他们不管对错，指控他蓄意谋杀——因为有一个中国人在一辆奔驰的汽车上向另一